

“让我们的每个标点，是杀敌的子弹！”

漳州诗人杨骚，被誉为“抗战诗星”；赴前线，下南洋，他以笔为枪，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，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

■海都记者 陈青松 文/图

2025年4月19日，在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礼堂，在这场纪念杨骚诞辰125周年诗会的现场，被誉为“抗战诗星”的杨骚的诗作，将观众的思绪带回到生与死、血与火的抗战岁月。

嘉宾席上，一位长者听到动情处，不禁热泪盈眶，他是杨骚的次子、原漳州作协主席杨西北。

杨骚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，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这位福建漳州的诗人，笔锋如炮火，诗句似子弹，用诗歌鼓舞中国人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，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

在杨骚文学馆内，一位妈妈给女儿讲述杨骚的故事

国难当头，他用诗发出时代先声

杨西北介绍，杨骚的诗歌创作在抗战前后发生了深刻转变。其早期作品充满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情调，而国难当头之际，他的诗风转向现实主义，成为刺向敌人的锋利匕首。

1928年，杨骚与鲁迅先生结识于上海，受其提携，先后成为鲁迅先生主编的《语丝》《奔流》杂志撰稿人。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杨骚成为了“左联”最早的成员之一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全国掀起反帝抗日的浪潮。12月19日，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成立，杨骚是26个发起人之一。

“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，我们要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，我们要把全民众召唤到国防前线上把帝国主义

打倒。”长篇叙事诗《乡曲》是杨骚这个时期的代表作，这首600多行的长诗分为6节，描绘了农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行动，再现了旧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。“这首诗就是杨骚以漳州发生的‘乌石暴动’为蓝本创作的。”杨西北说，了解到家乡“乌石暴动”的经过，使杨骚萌生了创作农村题材和反映农民反抗压迫作品的念头。

“山海关外血满地，山海关内黄沙起……哦，你泉漳的子弟，你福建的盐，你，你向哪儿逃避？”1936年，杨骚以一个爱国诗人的敏锐洞察力，预感到战争的迫近，他创作了95行的政治抒情诗《福建三唱》，发出时代的先声，号召人们奋起抗争。

抗战救亡，“莫说笔杆不如枪杆”

1937年7月5日，福州《小民报》登了一则短消息：“诗人杨骚等，亦于日前乘靖安轮到省。”受郁达夫邀约，杨骚从上海南下福州。第三天，北平郊区的卢沟桥炮火连天，“七七事变”成为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。

7月28日，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，杨骚被选为“文抗”后援会干事，负责编辑《抗敌导报》。几天后，“文抗”后援会组织了第一次募捐游艺会，将演出募集的钱悉数寄往抗战前方。8月15日，杨骚在《小民报》上发表了《展开全面抗战》一文，他疾呼：“以牙还牙，展开为民族解放的全面抗战，才是我们的生路。”“文抗”后援会后来改组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，杨骚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福州的救亡运动被破坏后，诗人爱国的心不死。1938年，杨骚辗转江西、湖南、汉口、贵阳，历经艰辛抵达重庆，随即加入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，全身心投入抗战洪流。他在《抗战文艺》《中苏文化》等刊物上发表了诗歌《二月四日》《国际时调》《莫说笔杆不如枪杆》等作品。

在《莫说笔杆不如枪杆》这首杨骚最富战斗性的诗歌中，诗人以笔为枪的宣言，成为抗战文人的精神号角：“让我们的每只字，变成手榴弹！让我们的一刁，一拨，变成高射炮！让我们的每个标点，是杀敌的子弹！”这首创作于战争最艰苦时期的诗篇，彰显了文化战士的铮铮铁骨，每次诵读都令人热血沸腾。



“哦，你泉漳的子弟，你福建的盐，你，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罢，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！”
——杨骚《福建三唱》（原载1936年6月10日上海《光明》第一卷第一号）

杨骚照片



杨骚文学馆位于漳州古城

从战地到南洋 他的诗歌激起抗战怒潮

1939年6月，杨骚毅然参加了“文协”组织的“作家战地访问团”，奔赴抗战最前线。从重庆出发，穿越四川、陕西、河南、山西等省，历时半年深入抗日前线。在枪林弹雨中，他目睹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，创作了诗集《半年》，这段战地经历使他获得了“抗战诗星”的美誉。

“这儿看不到彩画中的人物，只看到灰烬的遗骨，这儿只看到一片瓦砾的成都，看不到满眼锦绣的天府。”在《灾区巡礼》中杨骚这样写道。“眼前排着的只是一条崎岖大道，曲折地入陕，直夺黄河边上，到达抗战的最前线，而在那条路上走的，是饿着肚皮的，无数平凡的英雄，好汉！”在《瞭望》中，他这样写。这些饱含血泪的文字，化作刺破黑暗的耀眼光芒，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战怒潮。

1941年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国内形势恶化，中共南方局决定有计划地安排进步文化人士疏散，杨骚被迫远走新加坡。“在重庆市曾家岩50号，周恩来曾同杨骚单独谈话，指示他到星洲后帮忙陈嘉庚。”杨西北介绍，在新加坡，杨骚被陈嘉庚聘为筹备中的

闽侨总会刊物《民潮》主编，继续开展抗日宣传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杨骚参加了“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”，直到新加坡沦陷前夕才撤往苏门答腊，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。

尽管是艰苦的抗战年代，但杨骚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他曾从新加坡寄给老家养女红豆一张照片，照片背后有一首小诗《赠红豆》：“等你长大了，人间定像天国，家庭已非牢笼，好好学习，奋斗、生长吧，将来坐飞机到月宫里唱歌！”

巧合的是，在今年纪念杨骚诞辰125周年诗会上，有学生也朗诵了这首《赠红豆》。回想起这个片段，杨西北再次红了眼眶，“姐姐红豆早已过世，但红豆的女儿、外孙就坐在台下，让我一下子共情了！如今的中国，坐飞机到月宫里唱歌，已经不是梦！”诗人的希冀，如今早已映入现实。

斯人已逝，诗人走远，但是其诗作永存，诗魂不灭。如今，在漳州古城的南市小巷，杨骚故居依然静立。在古城文庙对面的龙眼营100号，杨骚文学馆游人络绎不绝，杨骚和他的诗作已悄然融入了漳州古城记忆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



杨骚次子杨西北讲述父亲抗战故事

台湾同胞被欺凌 让他萌生爱国情怀

1957年1月15日，杨骚辞世时，杨西北年仅5岁，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清晰。而后的几十年里，杨西北通过资料搜集和作品揣摩等，对父亲杨骚的了解更加全面、深入，出版了《杨骚选集》《流云奔水话杨骚》等作品。

“《福建三唱》是杨骚的代表作，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热爱，号召家乡的亲人们奋起反抗侵略者！”7月25日上午，在位于漳州市区文昌门旁的家中，杨西北告诉海都记者，这首诗是每次杨骚纪念活动的保留诵读节目。闽籍著名评论家曾镇南曾称赞，“这首诗是南方的《松花江上》。”闽南师范大学90岁高龄的退休教师邱煜焜表示，杨骚的诗始终有一

种奋进力量，其爱国爱家乡的精神更值得在新时代传播。

杨骚生于1900年，原名杨维铨，祖籍漳州华安县丰山镇。幼时，杨骚常听到大人讲起日本侵占台湾的历史，常看到从台湾跑回来的可怜同胞，“他们受欺凌的经历给杨骚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总觉得日本可恶，老想当个救国英雄”。杨西北说，这让年幼的杨骚萌生了非常朴素的爱国情怀。

青年时期，杨骚东渡日本留学。留学初，他立志学习海军报国，终因相关院校要自费而家庭经济窘迫，改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，转而从文。这一转折，却为中国文坛带来了一颗耀眼的明星。